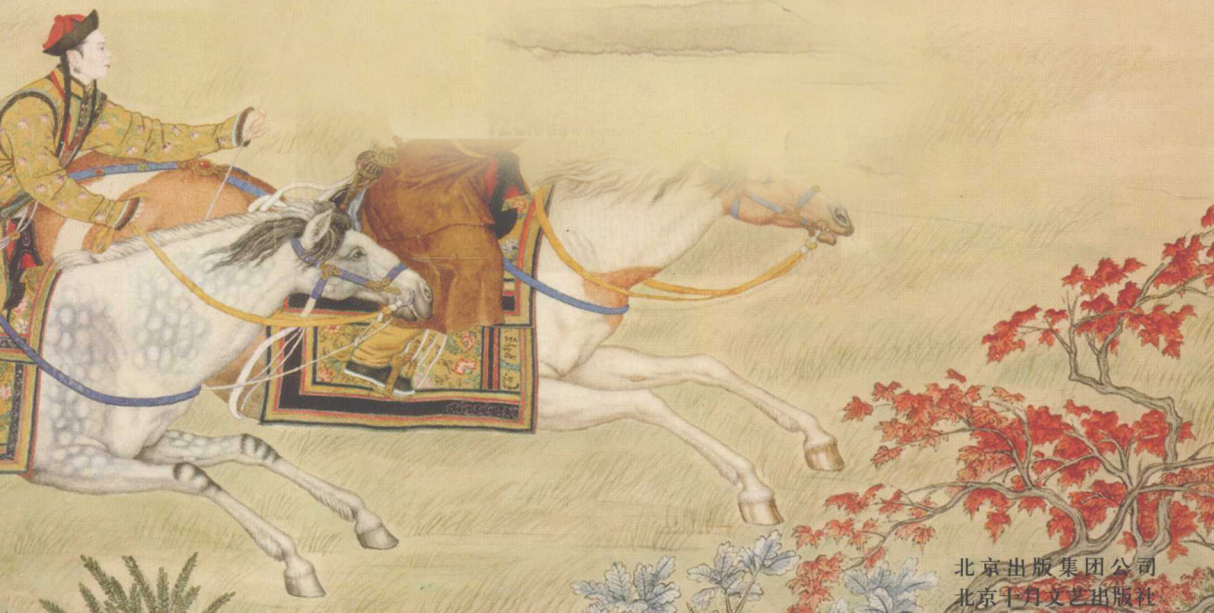


暮鼓晨钟

明亡清兴三部曲

凌力著

少年康熙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暮鼓晨钟

明亡清兴三部曲

——凌力著——

少年康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鼓晨钟/凌力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 1
ISBN 978 - 7 - 5302 - 1186 - 1

I. ①暮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3638 号

暮鼓晨钟

MUGUCHENZHONG

凌 力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00×990 16 开本 39 印张 626 千字

2012 年 2 月第 2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186 - 1

定价: 39.8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内容提要

《暮鼓晨钟——少年康熙》是一部描绘清朝入关后第二代皇帝康熙夺回皇权、登上清初政治舞台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七岁登基的康熙面临复杂严峻的政治局面。四大辅臣把持朝政，借口恢复祖制而几乎全部推翻了顺治皇帝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措施。特别是鳌拜擅权跋扈、结党营私、诛杀异己、觊觎皇位，造成政局混乱、民怨沸腾。康熙在祖母太皇太后的抚育教诲下勤学不辍，政治抱负远大。他逐渐不满于辅臣的倒行逆施和自己的傀儡处境，采取各种方式，同鳌拜展开了尖锐的斗争。在康熙亲政第三年，鳌拜弑君阴谋暴露。年仅十六七岁的康熙一举擒获了他，完全夺回了皇权。

小说承续《少年天子》的故事脉络，规模宏大，情节跌宕，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康熙初年的政治斗争、宫廷生活和社会风貌，尤其成功地刻画出初登历史舞台的康熙勤政爱民、英明睿智的形象。

因为，要表现的主要是康熙皇帝这个人，实际上要写的却是整个一个时代。

是明末清初的那个时代。

是有清一代。

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。

是中国延续了三千年的封建君主制时代。

大题目，难题目。任重而道远。

不管是不是“不自量力”，既然着手，就干下去，不要顾及后果了。因为我实在很喜欢写历史，说，很想写康熙皇帝。

现在，《暮鼓晨钟》出书，就可以同前面两部并称，为长篇系列历史小说《百年辉煌》的前三部。按历史时序排列，它们是：

《倾城倾国》、《少年天子》、《暮鼓晨钟》。

“百年”，从《倾城倾国》的大明崇祯年，到大

作家手迹

第一章

—

康熙二年。

春到得早，正月就河开雪化柳吐芽。京师的路面像翻了粥锅，处处泥泞。不料暖过几天，又下雪了，扯棉飘絮也似的，漫天飞舞，密密麻麻，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包笼进那张巨大的白幔之中。拱卫着紫禁金阙的八旗内城，一时人踪稀疏，九衢寂然。

从黎明到正午，蓬松的积雪将近半尺厚。大雪天不得不出门的行人可就遭了殃。

鼓楼东街，一辆五马高车和一辆二马轿车，相撞后一起陷入泥潭！这一撞很凶猛，不但双双不能动弹，连车身都撞得变了形，车门车窗打不开，车中人成了笼中囚徒！

车中人竟都是女子！二马轿车内哭声高一阵低一阵，一直没有停止；五马高车内却传出骄横的脆生生的斥骂：

“该死的奴才！你们倒使劲儿给我推呀！……再推不出来，拿你们一个个都杖死！……”

这南来北往的通衢要道堵塞一个时辰了，前前后后被阻的车马排成长龙，都在叫骂催促。管事模样的大汉，头上腾腾地冒着热气，一边使皮帽子抹汗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十几名跟班：

“再推再推！这可是大路，不能闹着玩儿！快！赶马！都上手推！一，二，三！”

十几个人拼命呼喝着号子，鞭梢甩得“噼啪”响，二十只马蹄一气乱蹬，那车只是不动。管事急得跳脚乱骂，众人累得倚着大车喘气。

“铛铛铛铛！……”飞雪织成的幔幕那边，传来沉重的喝道锣。众人细细一数，竟是十三棒锣，来了一位柄政辅国极品老大人！管事变色，众人惊

慌，忙不迭地退到路边回避。

喝道锣越来越响，两匹高头大马载着击锣的骑尉从茫茫雪帘中钻出来。后面，一对对手执旗枪、金黄棍的仪仗骑尉络绎不绝。横在路中的这两辆马车把仪仗卫队挤缩道侧，使后队的中心——一柄杏黄伞停住了。

伞下，大人骑着黑马，铁塔一般威严，貂帽低低地压着浓眉，一领风雪大氅更衬出他英姿挺拔。他抬手拿马鞭一指马车，鹰眼略略闪动，问道：

“嗯？”

只这一声，护卫们如老鹰抓小鸡，把管事拎到大人马前。管事一头跪在雪水泥泞中，禀告时倒不失几分大家气派：实在不是有意挡路，惊老大人的驾。

“哪一旗的？”听管事一口地道的满洲话，大人开口问。

“回老大人，孔公主府下。”

“哦？……那边一辆呢？”

二马轿车的车夫赶紧跪下：“回老大人，正白旗八答牛录下……”哆哆嗦嗦，后半截已说不真切了。

大人催马向前，对马车打量一眼，竟翻身下马，随从们只得跟着离鞍。

大人皱着浓眉，点手招来仪仗旗卫，从他们手中取来八根金黄棍，每八根合在一起，试了试软硬，头也不回地问：

“车上有人？”

“回老大人，公主现在车中！”

“回老大人，车里是家主爷的小格格玛尔赛……”

“呼”的一阵劲风，大人脱去大氅，紧紧袖口，浑身一舒展，骨骼关节“喀啦喀啦”山响，使他惬意地眯了眯眼睛。众人被这气势镇住，大气也不敢出了。

看准车底两后轮间的车轴，他把金黄棍分两组深深插进两车轴下的泥水中，不容反对地喝道：

“听我号令，车夫赶马，其余人走开！”

车夫诚惶诚恐，赶忙勒紧缰绳，举鞭静候。

众人远远站在大雪中，怀着说不清的敬畏，仿佛望着一尊天神。

“赶马！”一声令下，车夫的呵叱与鞭声齐响，所有套绳尽都拉得又直又紧，七匹马扬鬃刨蹄，打着响鼻喘着粗气，奋力向前挣。大人双肩各扛着四根金黄棍，撬那深陷泥中的后轮。

棍子向着地面弯过去，弯过去，弯成新月，弯成满弓，弯成半圆，令人担心它们即刻就要折断……

只见大人猛一挺身，大喝：“起！”恰似半空雷震，那看不见的浓缩的力，以举鼎拔山之势骤然爆发，八根胳膊粗细的金黄棍“喀吧”一声齐齐折断，同一瞬间，两辆马车的后部一下子从泥里掀出来，“轰隆隆”一片巨响，七匹马向前猛冲，眨眼间箭一般飞出十几丈，泥水四溅纷飞，“劈里啪啦”乱响！

旁观的人们，连大人的护卫在内，都忘了礼仪、忘了敬畏，不顾身份地哄然喝彩！

管事抢上来叩头道谢。

大人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息，大手一挥，制止管事絮叨，对他正眼也不瞧，只管松了袖口，弹弹身上的泥点子，听任随从为他披上风雪大氅，便要返身上马。

五马高车的门“哗啦”打开，身裹绫缎貂裘披风、满头珠翠、华贵耀眼的公主跳下车，气急败坏地冲到二马轿车跟前，一脚踢开车门，揪出车中女子，“啪啪”扇了两个耳光，嘴里骂着：

“贱婢！该死的奴才！赔我的如意！”

女孩儿不过十六七岁，又惊又怕又怒：“你！你怎么动手打人？”

公主府的从人赶忙拥过去，管事力图转移视线，息事宁人：“禀公主，多亏这位大人解咱的危难！”

公主转脸，看到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装点修饰的刚劲突出的长方下巴、有棱有角轮廓鲜明的面庞和一双威严沉着光闪闪的鹰眼，略怔了怔，微微点头道：

“哦，是鳌拜大臣！”

“鳌拜请公主安。”他浅浅打了一千，“不知她怎的冒犯了公主？”

“我选的一枝上好如意，要进宫进献皇额娘，被这贱婢的车一撞，摔碎了！”

女孩儿不服地扬起头：“是公主你撞了我！我们车走得好好的，公主的车从后面赶上来硬要超过，直把我们撞进泥坑，你那车才……”

公主双眉高高一挑：“大胆，竟敢回嘴！……”

女孩儿扭开脸，低声嘟囔：“又不是正经主子，明明的蛮子根儿，神气个啥……”

公主粉面“刷”地通红，怒喝道：“你说什么?!”

几乎与公主同时，鳌拜也大声斥责那个叫玛尔赛的姑娘：“你给我住嘴!”可是谁敢说随斥责送过去的锐利目光中不是带着赞赏呢?

不等公主再说下去，道边忽然蹿来一个人影，高呼着：“辅臣大人!冤枉啊!……”

可这尖厉刺耳的声音还没落地，就有一团沉重的东西飞过半空，砰然落地，摔进泥潭，溅起一片乌泥。众人定睛看时，一名儒生已在泥潭中挣扎，满身满头污秽，不成模样了。想必是他冲到大人跟前，护卫防他行刺，一脚踢开的。

儒生不管不顾地跪在泥中，可怜巴巴地喘着气，大声哀告：“老大人老大人!晚生天大冤屈，求老大人做主!……”

一名护卫粗声喝道：“辅政大人不理民辞，有冤情往地方有司上告!”

这样的插曲，想必惯经，鳌拜仿佛没有看见，自管继续解决方才的纠纷，向公主一揖：

“公主尊贵体面，向来不与下人奴才计较。”

公主瞅他一眼，略一沉吟，粉面上随即泛上薄薄笑意。“鳌大臣能得先皇恩信，遗诏辅政，果然有见识!”

“不敢当。”鳌拜依然容色严肃，“公主出行，理应仪卫开道。”

“我要是也带许多仪卫，今儿这路可就更挤不开了!”公主说罢一笑，登车而去。

鳌拜目送公主一行走远，也不再理睬那辆二马轿车，自顾回身上马，满意地注视着缓缓流动起来的长队车马。

喝道锣又“铿锵”响起，杏黄伞、圆金青扇护从着鳌大人走了，走进飞雪的帘栊。

儒生突然拿出生死成败在此一举的勇气，尖声大叫，盖过了震耳的锣鸣：

“江南蛮子蓄谋反叛，连辅政大人都不管，还有谁来管哪!……”

杏黄伞微微一荡，再次停住。鳌拜下颏一点，儒生便被架到他马前，双膝跪倒。大人对滚成泥猴一样的告状者略扫一眼，皱眉道：“说!”

“稟老大人!晚生嘉兴吴之荣，状告湖州庄廷钺、南浔朱佑明及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健等十八江南名士，他们私刻明史，诋毁本朝，实属大逆不道!……”

这位吴之荣满语说得极好，滔滔不绝，咬牙切齿，教人难以相信他也是汉人文士。

辅政大人浓眉越皱越紧，几乎连接在一处，眼睛也渐渐收拢，仿佛闭上了。又一句简单问话：

“凭据？”

吴之荣肩膀一耸，背上那方方正正的小包袱拱了起来。护卫解下，取出里面用层层油纸细心包裹的一函书，双手奉上。鳌拜看也不看，只示意收存，仍旧半阖着眼听儒生慷慨陈词，颇像一只打瞌睡的兀鹰。

“……这就是庄廷铨撰写、查继佐陆健等人列名参校的私刻《明史》。所有指斥本朝之逆词，晚生都一一标明。去年晚生曾以此书状告于杭州将军及浙江巡抚台前，不料封疆大吏贪赃受贿，使晚生一片忠义之心付于流水！晚生见列名参校者皆江南名士前朝豪贵，料想其中必有结党谋反情事，是以不惧艰辛，千里迢迢赶来京师，抱书击登闻鼓以进，却又石沉大海。万般无奈，方拦马告状……”

鳌拜浓眉一耸，鹰眼倏开，闪过一道强烈的光芒，混合着愤怒和兴奋，神情颇似跃跃欲起搏击猎物的猛虎。他的声音越加低而且厚：

“带回去，细审！”

辅政大臣受理明史案的消息，比旋风还快，立即在朝中传遍，激起一片狂欢！

自顺治皇帝去世以来，满洲亲贵大臣已经好几次尝到这种箭上弦刀出鞘、只待出手必见大胜的狂喜了：

康熙即位后的第一批革除新政、恢复旧制的敕令，使他们多少人高兴得落泪，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；

江南哭庙案^①、奏销案^②、通海案^③等十宗大案下来，杀一小批、整肃一大批，狠狠煞住南蛮子的气焰，一平他们胸中长期积蓄的委屈和怨愤；

如今又来了个明史案，那些桀骜不驯的蛮子文士，还敢不夹住尾巴、老

① 哭庙案：吴县生员金圣叹、倪用宾等因顺治之丧聚哭于文庙，从者千人，递揭帖告知县贪酷。兴大狱拿问，广为株连，斩十八人。

② 奏销案：以拖欠钱粮为名，将江南绅衿士子一万三千余人黜革问罪、枷责鞭扑。

③ 通海案：追究顺治十六年响应郑成功攻金陵的江南士民，广为罗织，牵连无穷，凌迟二十八人、斩八十九人、绞四人。

老实地听喝吗？

喜气到处弥漫。鳌拜上朝时，一重重宫门侍卫高喊“伊里！”向辅臣致敬，声音都格外响亮，站立得格外挺直，一双双年轻的眼睛里，满是爱戴和仰慕，就像当年他在保和殿战胜喀尔喀蒙古大力士之后一样。鳌拜不动声色，昂然而过。他越是对这些年轻人的崇敬完全不理睬、不在乎，他们越是爱慕他钦佩他，他的经验如此。

鳌拜抬脚跨上辅臣值房的石阶，头顶上滚来一串爽朗的笑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！鳌兄，了不起！又网住一条大鱼！”

不用问，这是苏克萨哈。他竟然领了遏必隆亲自到门前迎接，不仅礼重情厚，也足见他实在很高兴，那张漂亮的、肤色滋润的脸膛儿布满了笑，如春风拂面，暖意融融。相比之下，黄黑面孔的遏必隆逊色多了。

鳌拜心里未尝不得意，但他这个人生性严肃，难得一笑，此刻说出的话，仍带着点儿怒气：“可恨松魁，身为杭州将军，竟把这样的逆案轻轻放过，就为那么几个子儿！”

三人说着进了值房。首辅索尼还没有到，话题自然就是明史案。

庄廷铨的《明史》，基本上照抄朱国桢的《明史》，但补写了崇祯一朝，据实记载了满洲的崛起及其入关的屠戮。所以鳌拜说明案情后，生气地说：

“骂我们祖宗的书不烧，骂我们祖宗的人不杀，我们还有脸活在世上？”

“该杀！该烧！得叫他们知道厉害！先皇帝对他们实在是宽大无边了，就连响应郑成功攻金陵的叛臣叛民都不肯问罪……”苏克萨哈义愤形于色地说着，忽然眼珠略略一转，降低了声调，“太皇太后会不会有异议？”

“绝不会！”鳌拜直率地一口接过来，“自皇上登基，太皇太后从没驳过咱们的面子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八旗兴旺，她还不高兴？老人家的心思全搁在拜佛和皇上身上。你说是不是，遏大臣？”

鳌拜性情直爽，最令人称道。辅臣议事，总是有什么说什么，而且敢说敢做。他也颇以这一点自诩，不时拉出谦恭少言的遏必隆作反衬。

果然，遏必隆想了想，说：“也是。老太后对佛事很虔诚呢。”

苏克萨哈瞟了遏必隆一眼：“二位，别那么放心。前几个咱们议的那几个人几件事，忘了？……”

头一个，魏裔介，左都御史。

顺治十八年八月初八，辅臣令户部照明末练饷的数目，向全国各省加派征银六百多万两，限三个月解送进京，理由是修建孝陵及滇闽用兵。

谁知八月十三，这个魏裔介就上奏折反对，说什么“兵饷正赋如果足用，加派钱粮即应停止，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，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……”

辅臣本不当不理睬，只是他这一套太冠冕堂皇，废除明末练饷，原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德政，就此一笔勾销，许多满洲亲贵大臣也觉不妥，又有内三院汉大学士李蔚等人反复劝解，婉言曲喻，不由辅臣不踌躇。

太皇太后竟也知道了这份奏疏，虽然对加派一事只字不提，却不住称赞此疏忠心体国、有识有胆。四辅臣不好坚持，只得于八月十八下谕，除顺治十八年已加派外，康熙元年停止。

第二个，龚鼎孳。

此人是托了辅臣之力才得以复起的。大约想继钱谦益为文坛领袖，对汉人士子，但凡有几分文才，他便推重引荐，资助贫乏，得了个“汲引英贤如不及”的美誉。

奏销案遍及天下，两江绅衿无人得免，朝廷还要追迫穷治之际，此人隐然以文士救星自居，上了一道特疏，请宽奏销。文章写得漂亮，竟使太皇太后当着四辅臣琅琅背诵，称道不已。

辅臣原意要在天下各省都“奏销”一番的，终究不好驳太皇太后的面子，好在气焰最嚣张的江南士绅已然沮丧，奏销的事也就渐渐松了。

第三个，孙廷铨。

此人仅着首发倡议，尊庄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又率九卿上书请举行即位大礼而获两宫好感，竟不时与辅臣龃龉。议大行皇帝谥号那次最为激烈，他竟说“大行皇帝龙兴中土，混一六合，功业同于开创，应谥为高皇帝”。

辅臣手持大行皇帝的“罪己诏”，坚持谥为章皇帝。孙廷铨之议自然作罢。只是此人长期供职户部，是顺治朝奖励开荒的功臣。田赋总是要征的，荒也还得要开，纵然他不肯依头顺脑，也不能拿他怎么样，听之任之而已。

几个不驯服的汉臣何足道！

然而，今年初，首辅索尼顺应太皇太后的巧妙示意，魏裔介竟升古称“天官”的六部之首——吏部尚书！所留的左都御史缺竟补了龚鼎孳！最令苏克萨哈愤慨的，是孙廷铨这个倔巴头，竟拜内秘书院大学士！

苏克萨哈眨巴着眼，看看两位同僚，无疑虑地说：“拿这些归拢了细想去，老太后的心意咱们未必都揣摩透了，不然，这算什么意思？逼大臣，你说呢？”

遏必隆面露忧色：“也是。老这么暗示借喻的，还真摸不清太皇太后的心意呢！”

“我不信！”鳌拜瞧着遏必隆说，“什么心思？妇人心性免不了爱听奉承。孙廷铨上尊号，买得老太太高兴罢了！再说，拣几个顺心听话的汉臣给点儿甜头，也是该的。”

见鳌拜理直气壮，果是有底，遏必隆频频点头，口称“也是也是”，拿眼睛去看苏克萨哈。只见他敛起笑容，正色道：

“鳌兄不可大意。套一句蛮子文绉绉的话，叫做大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小事引出大乱子，不是没有先例！”

苏克萨哈的侄女嫁给鳌拜的侄子，二人是姻亲，每当话说到紧要处，苏克萨哈就称一声“兄”。

鳌拜眯了眯眼睛，仿佛觑定那虚幻中的“青萍之末”，说：“我料定这三员汉官背后有人，不干老太后的事。”

苏克萨哈柔润的鼻翼轻轻翕动，机敏的目光直射他这位亲家的刚毅面孔：“你是说，汤？”

“对！就是那个比南蛮子还蛮的洋鬼！去年他做七十大寿，在京的汉大臣居然全都跑去奉承讨好，尊他什么‘圣人’，真见鬼！最卖劲的又是这三个！……”鳌拜黧黑的双颧泛出一片恼怒的红潮，牙齿“格格”响。大约意识到不合宰辅良相的应有风范，他到底敛回高扬的浓眉，换了一种较比平稳的声调：

“汤若望终究是老太后的义父，咱们不好就动他，可那三个跟咱憋着劲的家伙，还不该训诫？阿琐木！赫仑！”

两个当值的笔帖式连忙进屋，躬身听命。

“传魏裔介、龚鼎孳立刻来见！”

笔帖式飞跑而去。

苏克萨哈笑不哪儿的故作惊讶：“鳌兄，你这是……”

鳌拜正色道：“刚才你头句话不就夸我网住一条大鱼吗？一个大好由头！”

吏部汉尚书魏裔介、左都御史龚鼎孳一进门槛就双膝跪倒请命。鳌拜沉着脸，一字一句地斥责：

“南人写《明史》，辱骂我满洲祖先，罪该万刚！吴之荣击登闻鼓告御状，都察院为什么不受理？浙江省府州县多少吏员在其中营私舞弊，吏部为

什么不查不问?”

苏克萨哈鼻子里哼出冷笑：“二位请回去查查看，参与此事的文人，在哭庙案、奏销案、通海案中是否挂名?”

遏必隆点点头：“也是，真该查清楚，有前科一起算账!”

苏克萨哈忽然笑着对遏必隆挤挤眼：“遏大臣，我送一个雅号给你——‘遏也是’如何?”说罢哈哈地笑起来。遏必隆毫无愠色，随和地一起笑了。

鳌拜不满地瞅了两位同僚一眼，正要说句很冲的话，忽见苏克萨哈朝自己递眼色，努嘴指向跪着的二汉臣，没事人似的问：“听说前几个你又去西山狩猎了?射着虎了吗?”

“三虎二熊。怎么着，再送你一双熊掌?”鳌拜尚未摸着头脑，照实回答，目光送出疑问。

苏克萨哈拱拱手笑道：“承赐承赐，有一双尽够受用，果然肥美无比，不愧山珍之首!”他接着兴致勃勃地说起熊掌的烧炙火候、作料等等。恍然而悟的鳌拜、遏必隆也跟着大谈猎虎猎鹿、好马劲弓，越说越热闹，把两员汉大臣晾在一边，似乎忘却了。

大清入关之初，规矩是汉官谒满官必跪，满官不叫起不得起；顺治帝亲政后作了变通，汉官谒满官跪行一礼后便自行起身，而今又恢复了早先的礼节，魏裔介和龚鼎孳只得长跪不动。吏部尚书倒还泰然自若，仿佛宠辱不惊；左都御史年纪大了几岁，不免有些摇晃。

“安王爷驾到!”

门外笔帖式大声禀告，打断了三位辅臣的说笑，正待出门相迎，安亲王岳乐已大步走进值房。他一眼看见跪在门边的两名汉大臣，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，于是昂然在上位坐定，受辅臣跪拜——任何臣下见王爷，必得跪拜，王爷不叫起，就不能起。

岳乐面色阴郁，满腹心事，一向明亮的眼睛，变得暗淡。他依次打量跪着的五个人，好半天，才用平缓的声音说：“魏天官，龚总宪，起来。”

两名汉大臣站起身，对安亲王再拜而退，脸上毫无表情。岳乐目送他俩出了门，才从袖中取出一纸：

“三位起吧。看看这个。午门外宫墙上贴着的。”

苏克萨哈接住，是一张揭帖，笔迹秀逸洒脱，纵横满纸的墨点颇似泪滴，写了一首五言绝句：

少小休勤学，文章误了身。
辽东千万里，尽是读书人！

苏克萨哈把揭帖递给同僚。遏必隆连连摇头，鳌拜干脆不高兴地说：“咱从来不认得蛮子书！”

岳乐黑眉一耸，盯了鳌拜一眼。苏克萨哈赶忙打圆场，朝遏必隆和鳌拜解释：“这像是从汉家小孩儿开蒙的劝学诗演化来的。那劝学诗说：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。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如若这么一改……”

岳乐面容平静，声音却很压抑：“这分明是在抨击朝廷屡兴大狱，压制士人，动辄杀头流徙，有意讥刺。”

鳌拜皱皱浓眉：“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令巡捕追查，杀上几个就老实了。”

岳乐的眼睛闪电般一亮，又很快收敛了光芒，只轻蔑地注视着鳌拜，仿佛在看一头执拗的蠢驴。半晌，他慢慢地说：“这几年朝廷文治不见精彩，诸辅臣作何感想？”

苏克萨哈知礼地陪着笑脸，遏必隆全然不知所措，鳌拜则紧闭着大嘴紧皱着眉头，谁也没有搭腔的意思。

岳乐冷冷地继续说：“先皇帝称道过金圣叹的才学，哭庙案起，把金圣叹杀了；先皇帝钦点状元徐元文、探花叶方藹，奏销案起，徐元文降銜仪卫小吏，叶方藹又因欠一文钱而革去功名；如今又要起明史案，其中查继佐、陆健等人是先皇帝屡请未起的贤士，是不是又要借机除掉？”

辅臣们又来一个半晌不答。鳌拜忍不住，庄容正色，拱手低头答道：“先皇遗诏说得明白，拿‘渐习汉俗、偏用文臣、委任汉官’为罪过的。”

红晕猛然泛上岳乐的面颊，他不觉提高了声调：“你们动辄说什么率祖制复旧章，以副先帝遗意，其实，把先皇帝费尽心血始见成效的文治大业，毁坏殆尽了！”

苏克萨哈赶紧躬身请了一安：“王爷息怒，奴才们怎敢冲撞王爷，只是，王爷莫怪奴才直言，我四人受先皇遗诏辅政之时，诸王贝勒都曾在大行皇帝灵前立过誓，决不干预掣肘的！”

岳乐面色一寒，不由咬紧了牙关，一时无话答对。

苏克萨哈一直讨好地笑着，眼角笑纹如扇摺似的牵动着额头和面颊，说话的声调涂了蜜似的甜，蜜里却包着蜇人的刺：

“王爷不愧我满洲文学世家，要不是汉习儒染太深……”

这笑脸这声调是这样可恶，一直隐忍着、力图表现出冷静大度的岳乐突然控制不住，勃然大怒，猛地起身，两步就逼到苏克萨哈面前，一伸手，连朝珠揪住他胸口的外褂，对着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，“啪！啪！”左右开弓，重重扇了两耳光，随后放手一推，大步冲出了辅臣值房。

三位辅臣惊怒交加，相视愕然。自辅政以来，从未发生过这种事！

遏必隆帮着收捡被揪断的朝珠，苏克萨哈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不住冷笑，正遇上鳌拜投过来的阴沉沉的目光，他红肿的面颊抽搐起来，弄得漂亮的相貌走了形，恨恨地说：

“不能这么就完！”

二

春寒料峭。

东方云层间，太阳半隐半现，惨白的光芒没有一丝暖气。慈宁宫南花园前几天初吐芽的小草叶苞，都瑟缩着，仿佛被寒冷逼得又收敛了起来。

太皇太后扶着两个小宫女从吉云楼出来，缓步走向临溪亭。她神态依然雍容端庄，表情还是那么和蔼温厚。但谁都能看到，她瘦了，红润从双颊消失了，显得比实际的五十岁苍老了。谁都会在心里暗自嗟叹：若是旁人也如她那般遭遇，怕是活不下去的。

自顺治十七年秋天起，不幸就固执地缠住了她。她最喜爱的干女儿兼儿媳董鄂贵妃病故，揭开了灾难的序幕。五个月后，儿子顺治帝去世，犹如摘去了她的心肝。跟着，接二连三，恪妃去世、康惠淑妃去世，皇四女皇六女双双夭亡，皇六子皇八子病病歪歪，总在生死界上徘徊……

皇家的灾星不退，刚入康熙二年，皇帝的生母、进徽号为慈和皇太后的康妃又去世了！太皇太后已经欲哭无泪，心被悲哀折磨得近于麻木。

慈和皇太后的二十七日大丧刚刚过去，宫里头由于心力交瘁而呈现出一派精疲力尽的冷清。沉郁和悲凉始终像两条绳索捆绑着太皇太后的心，不得解脱。此时她更加理解，当年她的儿子为什么转向佛法禅宗。她，不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？

神圣的佛龕、庄严的佛像、洁净美丽的五供、寿国香台上飘来的袅袅香烟，这一切组成了宁谧、神秘的纯美境界，不是最能令人忘却烦恼、完全入静？吉云楼四面墙上千万个小佛龕、千万个小佛爷慈眉善眼地望着她，不是在给她最真诚的抚慰？每当她走出佛堂，总像刚刚沐浴一般，清爽恬静，心

头一片空明，觉得又有力气挣扎下去了。这样，每天礼佛诵经，已成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，也许将成为伴随她直至终年的习惯。

苏麻喇姑赶到临溪亭时，太皇太后正俯身在汉白玉雕栏边观看池中游鱼。天气太冷，鱼儿毫不活跃，懒懒地在池底划过，尾巴都不肯多动。

苏麻喇姑递上手炉，又为太皇太后披上氅衣，轻声说：“老佛爷，说是礼部已经议得，康主子溢孝康皇后，跟端敬皇后一同附葬先皇帝孝陵。”

自康熙登基，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，人们便都改了称呼，叫老佛爷。康主子指的是当今皇帝玄烨的生母康妃；端敬皇后，就是当年宠冠后宫的董鄂贵妃。

太皇太后似在专心观鱼，没有搭腔，好半天，才轻声一叹，说：“他们三个，活着的时候，恩恩怨怨、爱爱恨恨，闹得天翻地覆；如今到了那边，又在一处，总该心平气和了。”

“是。”苏麻喇姑低声答道，“人家都说，过了生死间的那座桥，爱憎心、贪欲心就都没有了。”

太皇太后感慨地点点头，直起身缓缓问道：“皇帝和月格格还在书房吗？叫看妈领出来遛遛，散散心。”

生母去世，玄烨异常悲恸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尽管康妃生前难得跟儿子亲热，也不能亲自抚养，但母子天性骨肉情深，二十七天大丧过来，玄烨瘦得下巴都尖了。玄烨的悲哀就是冰月的悲哀，小姑娘陪着哥哥哭、陪着哥哥不吃饭、陪着哥哥守灵，也弄得痴痴呆呆，小脸儿上仿佛只剩一双大眼睛了。两个孩子就像得过一场大病，现在都很虚弱。

苏麻喇姑看着老太后的脸色，小心地说：“月格格昨儿晚上叫头晕，犯咳嗽，今儿早起没精神，皇上守着她，哪儿也不肯去……”

太皇太后摇摇头，又是一声长叹：“唉，这两个小冤家，累死人！”说着，她慢慢沿着雕栏南行。临溪亭南矗立着十多株被称为帝王树的银杏，都是两人合抱不来的参天古木，茂密的枝杈集结如篷，其间透出点点新绿，那些刚刚萌生的新芽，在暗棕色的古树背景上格外鲜明耀眼。老太太静静望着初春的叶苞，若有所思。

苏麻喇姑熟练地搀着女主人，又小声嘟囔开了：“这两年，辅政办的哭庙、奏销、通海十多起大案，闹得沸沸扬扬，近日又来了个明史案……”她从侧边瞧瞧老太太，老太后面无表情，只轻轻地、几乎不能觉察地叹了口气，并没有答话的意思。